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五二四次会议

2015年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时举行

纽约

主席：	丘尔金先生	(俄罗斯联邦)
成员：	安哥拉	卢卡斯先生
	乍得	穆罕默德·泽内先生
	智利	奥尔古因·西加罗亚先生
	中国	刘结一先生
	法国	德拉特先生
	约旦	哈穆德先生
	立陶宛	穆尔莫凯特女士
	马来西亚	易卜拉欣先生
	新西兰	范博希曼先生
	尼日利亚	奥格武夫人
	西班牙	奥亚尔顺·马切西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里克罗夫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西松女士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拉米雷斯·卡雷尼奥先生

议程项目

中东局势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第2139（2014）、2165（2014）和2191（2014）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S/2015/698）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5-28184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1时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第2139（2014）、2165（2014）和2191（2014）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S/2015/698）

主席（以俄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斯蒂芬·奥布赖恩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叙利亚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5/698，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第2139（2014）、2165（2014）和2191（2014）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我现在请奥布赖恩先生发言。

奥布赖恩先生（以英语发言）：最近3岁男童 Aylan Kurdi 毫无生命迹象地躺在土耳其的一个沙滩上的图像，简洁地反映出长期生活在残酷野蛮的冲突恐怖下的叙利亚人民过于长久而深度的绝望状况。我重复Aylan的父亲Abdullah Kurdi的话，他说：“我尽力抓住我的孩子们和妻子，但完全没有希望。他们一个个死去。”可悲的是，过去5年来，太多的叙利亚家庭说着类似的话。平民继续在这场战争中首当其冲。

最近数周竭力逃往欧洲的叙利亚难民的困境显示，叙利亚危机不仅影响到国家或区域，它是全球性的。叙利亚境内的冲突导致产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难民外逃现象之一。这些难民在为求生而逃离战争和暴力，他们有权寻求避难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作为国际社会，我们有责任支持挑起重担的各邻国。与此同时，必须加强努力，解

决迫使人民离开家园到他乡寻求避难的根源，处理“非逃即死”的反应，面临危险或生存挑战的每一个人都会自然作出这种反应。对于叙利亚来说，各方应当明白，这意味着采取政治解决办法，结束危机。

在没有这样一个政治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于2月通过了第2139（2014）号决议，要求各方在一些领域采取行动，包括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以及协助畅通无阻的人道主义准入。我深为遗憾地告知安理会，约18个月后的今天，安理会的强烈要求仍未得到响应。从任何方面来看，叙利亚境内人民的痛苦有增无减。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暴力在该国全境继续。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的恶劣行径不见丝毫减少。包括使用爆炸性武器发动的不加区分的袭击，继续造成广泛死亡和破坏。例如，8月17日至26日，政府军接连攻击大马士革郊区杜马居民地带，造成至少90名平民死亡，近300人受伤。同时，在8月最后一周里，非国家武装团体向大马士革和大马士革郊区平民聚居区发射了数百枚炮弹，造成至少20名平民死亡，更多人受伤，而昨天，非国家武装团体向阿勒颇平民聚居区的炮击杀害了至少33人，其中有妇女和儿童，另有150多人受伤。

我们仍不断收到有关袭击中使用化学制剂的指控。第2235（2015）号决议设立的联合国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机制是负责调查这些指控的相关机构。

蓄意攻击民用基础设施的事件仍频繁发生。过去数周和数月里，非国家武装团体的袭击造成阿勒颇、大马士革和德拉的市水电网络中断。最近，约200万民众在8月份连续两周无水供应。蓄意切断家庭及社区水电使得人道主义状况更加恶化，令普通叙利亚人陷入更大的绝望之中。

医院和医疗设备继续遭到袭击。8月，医生促进人权协会记录了12起袭击医疗设备的事件，有15名医护工作人员遇害。自2014年初以来，对医疗设施

发动了169次袭击，有252名医疗工作者被杀。对这类设施的袭击造成了多方面影响，不仅造成死伤，而且还摧毁了整个保健系统，使许多叙利亚人无法获得最基本水平的护理。

本应成为儿童学习和生长的安全场所的学校继续遭到袭击。自2014年初以来，联合国已核实至少对学校或学校附近发动了84次袭击，尽管袭击学校的实际次数很可能更多。由于学校遭到破坏或被毁，或是成为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庇护所，或被用作军事用途，每四所学校中就有一所无法使用。蓄意袭击医院和学校的行为属于战争罪。经过调查和适当司法程序之后，各方无疑将在现在和无论多么久远的将来被绳之以法。

我过去说起冲突对叙利亚儿童和青年的影响，但是值得再说一遍。今天，对儿童而言，叙利亚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超过560万儿童需要立即得到援助。尽管学年在上周开始，叙利亚有200多万儿童——每三人中有一人——没有上学，另外45万儿童面临辍学危险。我们极其关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控制地区数十万儿童的情况，他们被迫使用这个被指定的恐怖团体编写的课程。根据调查委员会和其他方面的报告，儿童遭到冲突各方的谋杀、酷刑和性暴力。数百万儿童受到他们所目睹惨状造成的创伤。年轻人很少有前途。冲突不仅摧毁了叙利亚的现在，而且还摧毁了该国的未来。缺乏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情况很快会变本加厉。

尽管面临动荡和不安全的环境，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伙伴继续向需要援助的数百万人民提供拯救生命的援助。仅在上个月，420万人获得粮食援助，提供了用于110万次治疗的药物和用品，将近45万人获得救济物品和其他支持。我们大家应当赞扬数以千计工作人员的承诺和勇气，他们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提供亟需的援助，特别是叙利亚的组织和志愿人员，他们往往是前线的第一时间抢救者。

尽管我们援助了很多人民，但我们仍然无法向最难进入地区的人民提供足够的援助品。战斗和不安全的环境妨碍了我们的应对能力。例如，8月份世界粮食计划署未能向大马士革农村、霍姆斯农村和哈马农村的100多万人提供援助。由于安全关切，另有75万在伊黎伊斯兰国控制地区的人民无法获得粮食。

除了缺乏安全之外，冲突各方继续实行限制，限定或阻碍我们在何处、向谁和多么频繁地提供援助。大约422 000人继续生活在最难以容忍的围困条件之下，无法离开他们的社区，但我们大体上无法进入那里提供亟需的人道主义援助。过去三个月里，受困地区只有9%的人民每月从联合国获得亟需的健康援助，尽管需求极大，没有食物或其他基本救援物资进入这些地区。

机构间车队的46项请求仍在等待叙利亚政府的批准。如果获得批准，联合国能够援助另外120万亟需援助的人民。与此同时，获得政府批准的前往阿勒颇的努布勒、扎赫拉、Afrin以及伊德利卜的Foah和Kefrayah的车队，因为在安全通行方面未获得非国家武装团体核准而受阻。蓄意阻挠人道主义准入和阻止平民获得生存所需的服务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在较为积极的方面，我欢迎最近8月份在签证方面取得的进展，叙利亚政府为来自12个办事处的联合国工作人员签发了109个签证。8月提交的签证申请中大约有96%在当月获得批准。我非常希望这一趋势将继续下去，不仅在签证方面，而且还在其他行政障碍方面。

人道主义行动缺乏资金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直到本日历年的年底，我们在叙利亚大约需要7.38亿美元资助重要的拯救生命行动。我赞赏捐助方已经在2015年提供的慷慨捐助，鉴于我们面临不同寻常的需求水平，请它们考虑作出额外的认捐。

完全无视人的生命和尊严已成为这场危机的标志，我们无法用言语来描述这种情况。每过一天，

更多的叙利亚儿童、妇女和男子死亡。另有数百万人被迫在凄惨的条件下生活，在他们国家里找不到安全庇护所，他们的基本保护需求得不到满足，他们的基本权利遭到践踏，他们的未来和国家的未来日益暗淡。

尽管这场冲突中的各方要负责履行国际法义务，但安全理事会成员和其他有影响的会员国能够并必须作出更大努力，要求停止不分青红皂白的暴力、结束包围、尊重民用基础设施，并且毫不拖延地允许重要的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该国各地。

但最为重要的是，安理会必须集中努力寻找政治解决办法。我再次呼吁安理会成员放弃歧见，携手努力最终结束叙利亚人民的这场噩梦。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授权，对帮助叙利亚人民实现和平未来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非常希望，为了叙利亚人民，不久将找到政治解决办法。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感谢奥布赖恩先生的通报。

我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贾法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谨感谢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斯蒂芬·奥布赖恩先生在安全理事会所作的通报。我要把我关于这一非常重要通报的某些重大方面的看法告诉安理会。

首先，奥布赖恩先生正确地指出，必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根源。自然，这些根源是政治性的，不是人道主义性质的。因此，我将根据这一理解看问题。我不打算批评秘书长的报告（S/2015/698）或是评论副秘书长的发言；相反，我想澄清总体情况，这是我国叙利亚人道主义局势的基础。

各位成员知道，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决议。值得称道的是，两天之前，即在第1624（2005）号决议通过十周年之际，安全理事会主席国俄罗斯组织了一次重要活动。在这项决议之后，又通过了第1989（2011）和第2199

（2015）号决议。这些决议均禁止煽动、资助或支持恐怖主义，但最重要的是，它们规定联合国会员国不得将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政策，对其他国家政府施压。这种规定宣布时显得很漂亮，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得到实施。

有些非法武装恐怖团体，如土耳其和卡塔尔资助的Jaish Al-Fatha在叙利亚北部活动。该团体每天对阿勒颇民众发射数千发炮弹，造成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破坏正常生活。另一支所谓“军队”在我国南部活动，其资金来自沙特阿拉伯和约旦，后者是安理会成员和叙利亚的兄弟国家。这支军队采用同样肮脏的恐怖战术危害我国南部的民众。在大马士革郊区杜马镇有另一支这样的军队，奥布莱恩先生发言时曾提到这一军队。该团体自称为伊斯兰军，沙特阿拉伯向其提供资助。至此，我在短短的一分钟内就提到了3支恐怖分子“军队”，一支军地听从土耳其指挥，另一支听从约旦指挥，第三支听从沙特和卡塔尔的指挥。

遗憾的是，秘书长的报告将那些恐怖团体称为非国家武装团体，而非恐怖团体。正如安理会所了解，这是一个中性的提法，完全不符合安理会有关打击恐怖主义的规定。因此，这显然是一个政治性问题。这一现象进而导致人道主义局势恶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奥布莱恩先生提及的难民大规模出逃现象。这一现象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公众舆论和国际媒体主要关心的问题。我国人民的悲剧是一个严重的悲剧。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在安理会尚未触及导致部分叙利亚人民被迫出国逃难的真正原因。大批叙利亚民众离国出逃的主要原因是恐怖主义。

第一是恐怖主义，第二是强加给叙利亚人民的胁迫性、名实不符的所谓“经济制裁”。这种制裁也是导致经济活动瘫痪，破坏我国基础设施，包括数百、甚至数千家工厂关门，破坏就业机会和失业率上升的一个主要因素。

造成我国危机的第三个原因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恐怖分子和雇佣军被送往叙利亚，他们来自本组织100个会员国，包括澳大利亚、美国、联合国、法国、比利时、利比亚、突尼斯、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这个信息来自一份安理会报告。这些数以千计的恐怖分子正在破坏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古迹，杀害和绑架妇女，通过土耳其经纪人向欧盟走私文物及石油和天然气，用以资助恐怖主义。现在，叙利亚的文物正在伦敦拍卖。这些文物是如何运到伦敦的？

Aylan Turki 这个孩子的图象使叙利亚人民得到极大的帮助，凸显出媒体、政客和外交官未曾涉及的某些方面问题。儿童为什么不上学？现在原因很清楚：他们不上学，是因为恐怖分子控制了学校所在的广大地区。他们阻止儿童上学，同时还参照沙特和海湾国家课程制定恐怖主义课程，对我国儿童灌输斩首和仇视其他宗教，以及仇视所有观点不同者的思想。

难道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伊叙伊斯兰国）是凭空产生的吗？不，有人赞助、帮助和资助伊叙伊斯兰国，帮助他们将石油、天然气和文物走私运出叙利亚。但是，有些国家仍然坚持自己周而复始的逻辑，仅热衷于诽谤叙利亚政府、总统和军队，以至于有一位代表竟然要求召开一次阿里亚办法会议，讨论两个同性恋者的问题，其中一个叙利亚人，一个是伊拉克人，仿佛这是安理会应该关心的问题，而不是按照安理会本身的决议，通过一个由叙利亚主导的政治进程，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用政治办法解决叙利亚危机。

今天，我给安理会主席发送了一系列信件。第一封信中列有叙利亚政府对秘书长关于第2139（2014）、第2165（2014）和第2191（2014）号决议执行情况的第19次报告的答复，这封信今天摆在安理会面前。我还发送了另一组信，提供秘书长称之为非国家武装团体，实质上是土耳其、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约旦资助的恐怖主义“军队”炮击阿

勒颇和大马士革造成的受害者人数。这两个城市有数以百计的受害者，他们均有名有姓。

过去几年来，我们一直提请安理会注意所有这一切。这种情形仍在展现，尽管有些人视而不见，并且仍把这些恐怖分子称为非国家武装团体。为什么只在叙利亚用这种方式来称呼这些人？为什么只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些恐怖分子被称为非国家行为体？美国的恐怖分子被叫作恐怖分子。如果一个恐怖分子出现在法国、西班牙、比利时或者英国，他被称为恐怖分子。为什么他在叙利亚不被称为恐怖分子？这是一种掩盖。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为他的所作所为进行开脱？为什么这些恐怖分子被称作非国家武装团体？叙利亚政府是一个合法政府，它的义务是保护本国人民，执行其《宪法》，以及打击恐怖主义。但是，我们无法凭一己之力这样做。我们需要安理会的支持和协助，需要安理会理解叙利亚、伊拉克以及该区域所面临恐怖主义威胁的严重程度。这是一种正在开始影响安理会成员国的威胁。

我真诚希望，将在不提及某些国家政府、包括一些安全理事会成员国政府的干预主义政治议程的情况下处理叙利亚危机。叙利亚人民的痛苦已足够深重。我们的苦难不是供叫卖的；我们不是一个做缺德生意的集市，贩卖我们民众的痛苦。我们不想让我们的人民离开我们的国家；我们想让他们回来。对恐怖主义的支持、经济制裁以及土耳其、约旦和卡塔尔的干预必须停止。训练所谓的“温和恐怖主义反对派”之举必须停止。那时，局势将有利于政治解决，而叙利亚政府对于讨论这种解决持开放态度。叙利亚政府对与叙利亚国内反对派而非恐怖主义达成谅解持开放态度。安理会成员自己也拒绝与恐怖分子进行任何对话。

我最后再说一遍，外国对我们内部事务的干预和对叙利亚局势具有误导性的政治诠释，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苦难及悲伤。当伊黎伊斯兰国、胜利阵线、征服军、伊斯兰军以及所有其它恐怖主义团体的行动被掩盖时，这意味着它们的行动是合

法的，有国家在保护它们，致使它们继续搞恐怖主义。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的是具体执行普京总统提出的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反恐国际联盟的倡议。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哈穆德先生（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约旦将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今天上午提出的指责作出书面回应。

主席（以俄语发言）：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进行非正式磋商，继续讨论这个议题。

上午11时35分散会。